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设计 刘学伦
尾 花 顾 雄

世 界 儿 童 第九辑 1984年3月25日出版

本刊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戈宝权 方 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
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汀 谢文炳 群 懿

编辑 四川外语学院《世界儿童》编辑部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

书号：R10247·232 定价：0.36元

志 界 儿 童

文艺丛刊

第九辑目次



短篇 小说	小女孩碧海	〔黎〕胡端尔·■卜渥	1
		高彦德译	
	阿廖什卡的秘密	〔苏〕弗·斯维里多夫	16
		林宁修译	
	我的圣诞颂歌	〔美〕巴·舒尔伯格	32
		冯作洲校 平波译	
	一只白狗	〔苏〕鲁·罗玛	45
		刘圭祖译	
	窗口发生的事	〔苏〕鲁·罗玛	50
		刘圭祖译	
微型 小说	酷暑	〔美〕约翰·L·海沃德	59
		卉青译	
	帽子	〔日〕井上靖	66
科幻 小说		王国忠译	
	胆小鬼	〔苏〕JI·潘捷列耶夫	75
		河汉译	
科幻 小说	往事复现机	〔苏〕B·雷宾	77
		何根惠译	

散 文	列宁的签字条	〔苏〕 维·潘诺娃	88
		沈 华 译	
	魔 鼓	〔意〕 姜·罗大里	91
童		傅 从 扬 译	
	白鸭夫人	向 东 译	98
话	一个卢布的奇遇	〔苏〕 谢·米哈尔科夫	105
		谢 祖 钧 译	
幽默与笑话（四则）		方 红 深 译	120
你知	蜂蜜的妙用·太阳光和氢弹·彩	肖 力	译122
道吗	虹是怎样形成的·有趣的发现		
世界	通信的公开秘密·世界记忆纪录·	陈 然 译	124
趣闻	最坚固的蛋·少年发明家		
国外中学	给列宁照相	〔苏〕 列·拉季谢夫	126
语 文 选		金学斯 节译	
外国中学	粮食的价值〔苏〕	丹·格沃兹杰茨卡娅	132
生习作选		小 花 译	
为 你 服 务	怎样治疗打嗝·怎样止住胁部疼痛		133
		茉 莉 译	
科 学 的 奇 迹	瓶子火箭	星 平 译	134
科 学 信 箱	脸上为什么长粉刺	小 静 译	135
国外小朋	你认为该怎么办？	王映桥译	136
友 论 坛			

封二	国外插图 · 娜塔莎和她的孩子
封三	隐藏的画 · 爬树
封底	亚历山大小姐像（油画） 〔美〕惠斯勒作

小女孩碧海



〔黎巴嫩〕 胡端尔·迺卜渥

高彦德译

在麦坦省内的一座高山脚下，座落着一处安静而美丽的村落。碧海的家就住在村内一间快要倒塌的旧房子里。碧海是个小女孩，小小的脸蛋儿上长着一张小巧的嘴巴。唯独一双眼睛是大大的，宛如紫罗兰上的一对青叶。

春风吹来，山村充满了新的生机，仿佛一座真正的天堂乐园。百花在花园里欢笑，苍松翠柏黑压压的，遮住村子的各个角落。一片片苹果林向远处伸去，望不见尽头。到了夏季，果实累累的树枝上闪动着鲜艳的光彩。在徐徐而来的，带有甜味的和风中，小河流水在山谷里唱着欢快热情的歌儿。一条正好穿过村中心的新建街道，一直通往贝鲁特，夏日的大街上，挤满了避暑人的汽车。他们来到山里，是为了在凉爽的树荫下呼吸一番湿润空气，过上几个月的新鲜日子。

新街两旁的住宅，全是一座座漂亮的别墅，是富人们进山消夏时临时下榻的地方。一到冬天，每座别墅都大门紧闭。在严冬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小碧海经常站在大街上，凝望着

这些雅致的别墅，她多么希望别墅主人能允许自己和全家人住进里面的一套房子里呀！

她家住的那间连一丝热气、半点温暖也得不到的旧房子，并不属于她的爸爸。甚至那两头枯瘦的老耕牛，还有土地、庄稼，也不是爸爸的财产。这一切都是地主家的。父亲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也挣不来一家人最起码的吃穿。母亲没法，只好纺毛线，织几件毛衣卖给进山消暑的阔佬们，冬天便把毛衣拿到贝鲁特，卖给商人；或走街串巷地叫卖。

小碧海经常帮助妈妈织毛衣或干家务活。有时还到哈吉·麦卜鲁克开的小卖店赊点家庭日用品。空闲时候，她和弟弟们一起跑到河边上玩。可她不敢离开河边太远，那儿有一片黑松林，它非常象一顶王冠，罩在那座高山的前额上。有一回，村里一个老太太——吉卜拉伊尔大妈对她说：有个小姑娘进过松林，可再也没见出来。小碧海害怕钻进这片松林，其程度不亚于见到苹果园的看守人。她凝眸远望着山梁，只见一群群野山羊象无数只可怕的魔鬼一样飞快地跃过山岩，跳进了密林深处。小女孩吓得心惊肉跳，瘦小的身躯瑟瑟发抖起来。

夏日的一天，小碧海去哈吉·麦卜鲁克小店买东西。走到大街上，她和往常一样止住脚步，观望着停在别墅门前的、避暑阔佬们开来的一排排小汽车。

这条宽敞的街道真象听说的那样直通贝鲁特吗？妈妈冬天去过贝鲁特好多次，可她自己一次也没去过这座了不起的大城市。小姑娘多么盼望能同妈妈一起到这座迷人的都市里逛逛，哪怕一次也好，村里的小伙子们常在一块口沫横飞地谈论，说贝鲁特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小碧海一下

子又记起她堂兄赛尔曼的事了。赛尔曼哥哥为了寻找工作，远离故土；流落到贝鲁特去了。他从此没有回来。几年光阴流过，哥哥音信渺茫。村里谁也不晓得他是死了还是活在世上。重要的是：他至今没有归来。小女孩想，贝鲁特的故事大概与吉卜拉伊尔大妈讲的黑松林的传说差不多吧。

山谷里刮来一阵柔和的晨风。吹动了伸出花园篱笆外的苹果树的浓枝密叶。和煦的阳光倾泻在自然界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外静谧和迷人。花园里弥漫着鲜花的馨香。小姑娘多想采一束红花呀！她心中骤然泛起一股畅快的热浪连走路也有些摇晃了，至于高兴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好象觉得，自己就是这万花丛中的一朵小红花，在温暖的阳光下和湿润的空气里开得正艳，正红……。

花园里的那些喷泉使小碧海感到新奇。它们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把清水均匀地，轻轻地洒在四周的草坪上。晒枯的小草懒洋洋地苏醒过来，含苞待放的花蕾得意洋洋地展开了她那粉红色的花瓣。小女孩想，大概是什么魔力附在喷头上驱它转动，它那细细的喷眼里才会永不停歇地射出一条条白光似的水线吧。但愿爸爸也有这样的喷泉——哪怕一只也行，她省得再去背水浇灌家门前那一大片荷兰芹和绿薄荷了。

小女孩还有一个美好的幻想：有一天，她家也有一个花园，象这些花园一样。园里不但开满鲜花，而且还有秋千，她可以整理花草，还能整天在园里玩……。

新街两旁栉比鳞次的房舍中，小碧海最喜欢的是那座比哈吉·麦卜鲁克小店高出几米的别墅。它富丽堂皇，比得上吉卜拉伊尔大妈讲的苏莱曼国王的王宫。小姑娘久久地伫立着，惊讶地抬头端详：别墅的红瓦屋顶俨然一只长着粗大羽

毛的大鹏，正做出一副振翅欲飞的架式。宽敞的阳台四周是用红砖砌成的。在一排凹形的石槽里栽种着花草。那一扇扇宽大敞亮的窗户看上去就让人心旷神怡。别墅门口镶着一扇晶莹透亮的玻璃门，阳光反射在玻璃上，大门似乎正一跃而起，向大街对面的山谷怀抱里扑去。

别墅玻璃门前是个小花园。花园中间有条宽阔的甬道。甬道两边，在绿草围起的如同小湖状的一个个圆形中，一簇簇花儿排列得齐齐整整。有紫罗兰，西番莲和百合花。素馨花静悄悄地躺在篱笆架上，象是覆盖着一层柔软的白色毛皮。

那天清晨，小碧海习惯地停下脚步，欣赏起这座别墅来，她好象头一回看见花园里的喷泉、秋千和湖状的花坛、小女孩突然想起要到花园里去，荡一会儿秋千。然而刚刚往门里迈了几步，便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了。一个黑人男仆出现在阳台上，冲她厉声喝道：“喂，小姑娘”！小碧海自己也不晓得她是怎样飞出门口逃到大街上的，接着她又一口气跑出去老远老远。

小女孩差点儿哭了。她迈着疲惫的脚步缓缓往家走去。路边浓密的冬青树叶不动枝不摇了、在这意外的寂静中，她苦苦地思索：黑人男仆为啥把自己赶出花园？象这样的别墅，她家为啥没有？为什么她和弟弟们就应该住在破房子里？她，连同她的全部幻想都几乎闷死在这间破屋里了！路旁的每一颗冬青树仿佛都在盯着她，寂静拥抱着小女孩整个纤瘦的身躯。

第二天早上，她去哈吉·麦卜鲁克小店给妈妈打油。当路经那座别墅时，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向里面望去，想瞧瞧那些不知厌倦地转动着的喷泉。她瞥见一个男孩子，正坐在花

园小径中间的水池前。她这是第一次在花园中看见他。

小男孩正专心地静静地在—块木板上画画。他上穿白色带点的衬衫，下着蓝色短裤；光着的两只小脚丫伸在池沿上，好象在笑。看上去同农村的穷孩子们太不一样了。

小女孩低头瞅瞅自己身上既肥大又破旧的连衣裙。这是从吉卜拉伊尔大妈那儿拿来的，是老太太因她帮忙打扫屋子所付的酬报。她实在害怕小男孩瞧见自己赤裸的双脚和散乱的头发。小姑娘想，他会象所有避暑人家的阔少们—样，穿好多衣服和皮凉鞋；还会象他们那样冲她冷酷地嘲笑—番，可是，她很快发现，小男孩不象那些人，他一直恬静地坐在那里埋头作画。看样子是个稳重而懂事的男孩子。

小碧海心想，如果他知道自己也会画画该多好！不正是她，用粉笔或木炭在村里许多墙上涂抹过吗？有一天，她在面包房的墙壁上画了艾卜·马哈茂德的像。这个肥头大耳、紫



红脸膛的面包师，正举起面包铲往烤炉里送。还有一回，她在墙上画了一个小孩，是一个避暑阔佬的儿子。因为他无缘无故打了她；出于报复心理，小女孩把他的脸蛋儿画得比驴脸还长。此外，正在旷野里吃草的绵羊，田野上蹦来蹦去的小兔，还有老鼠，小姑娘统统画得上来——只是不知小老鼠象猫一样也长着胡须。

小碧海很想坐在水池边，同男孩一起画画，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小男孩始终没抬头瞅她。小姑娘想喊他一声，但随即记起了那个黑人男仆。她只好远远地站着，而且不时向曾经露出男仆的那只阳台胆怯地溜上几眼。

过了不长时间，男孩子站起身，夹着画板和画具朝别墅走去了。他刚刚跨上花园小径，一眼瞧见了站在栅栏大门外的小碧海，他站住脚，朝小姑娘打量了一下，继而向回走去，消失在别墅里了。

回家的路上，小碧海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小男孩。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凄凉和冷落。一种孤寂之感深深钻入了她的心灵。……小男孩为啥不理她呢？为啥不走过来，邀请她一起到花园里玩呢？是讨厌她身上又破又脏的连衣裙，还是怕她偷采花园里的花呢？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曾经从赛阿德先生的果园里偷过一个苹果？可她不是个坏孩子，什么坏心眼也没有；更不喜欢偷东西。只是，只是那天她饿了，饿极了！

第三天，小女孩一大早就到哈吉·麦卜鲁克小店去。在经过那座别墅之前，她就暗下决心再不往花园里瞅——这是对小男孩不理她的一种报复。然而，刚刚走近别墅的铁栅栏门，她便不由自主地向里张望，两只大眼睛在花园里搜寻着小男孩。她瞧见了，男孩子站在水池边，正用一根长长的水

笼带浇花。此刻对方也望见了大门外的小姑娘，便手提水笼带向她走过去，小碧海的心怦怦乱跳，真怕他故意把水喷到自己脸上或身上。在小男孩离她只一步远的时候，小姑娘已经产生逃跑的念头了。

眼前的小男孩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光彩熠熠。秀气的嘴角上绽出一丝平静而稍带忧郁的笑容。他脚穿一双粉红色的小皮凉鞋，身上还是昨天穿的那套衣服。

小碧海的心跳节奏分明更快了。她两跟呆呆地盯着男孩子，一言不发。最后，男孩用颤抖的童音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姑娘用同样的声调回答：

“碧海。”

小男孩紧闭双唇，缩起小下巴。一对浅蓝色的眼珠快活地转动了几下，仿佛在赞美这个容易记住的名字。小女孩受到对方鼓舞，也问对方叫什么。男孩子毫不迟疑地回答：

“迺扎尔。”

小男孩迺扎尔邀请她进花园玩，她没有反对。此时，小女孩忘掉了黑人男仆，忘掉了有一天打过她的那个纨绔子弟。除了往日梦寐以求的愿望外，她把过去的一切都忘却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她走进了山村里可称得上最美最美的花园。

圆形的绿色草坪上，一簇簇形若小湖的鲜花在对她微笑。她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朵，在令人陶醉的空气里快乐地开放。她兴致勃勃地默默地和迺扎尔并肩走着，心中一边暗暗地想，能和这个小男孩在花园里玩一辈子该多好哇。稍带凉意的晨风，抚摸着小女孩的面颊，连心里都感到凉丝丝的。

她幸福极了，几乎要随风飞起来了。她想采一支新鲜的紫罗兰花，尽情吸几口它那馥郁的芬芳，但小姑娘的心肠是仁慈的，她怕花朵在自己双手上枯萎和死去。两个孩子继续在花园里漫步。小碧海乐得连走路都有些摇摆了！她想起了吉卜拉伊尔大妈给她讲过的碧空外的天堂。眼前的一切如此迷人，如此令人消魂，这不就是碧空外的天堂吗？

突然，小女孩想起妈妈还在家里等她，便拔腿向大街飞快地跑去。迺扎尔撵到大门口才追上她。

“干嘛逃走呢？不愿跟我一起玩吗？”

“我明天再来。”

小碧海在大街上跑。她觉得，不光她自己象春天一样，周围的一切也都似春天那样妩媚、动人。她不愿为升上天堂而去死，如同吉卜拉伊尔大妈所希望的那样。

打那天起，小碧海每天和迺扎尔在花园里见面。使她惊奇的是，黑人男仆同她爸爸一样也是个好人。每当向他问起迺扎尔的时候，他脸上总挂着和善的笑容。小姑娘开始大胆地接近他了。不再把他看成吉卜拉伊尔大妈讲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式的人物——大妈说，他们专门诱拐小女孩，然后在地底下喝干她们的血……

小女孩在秋千上荡了好久。这是她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她还画了好多张出色的画。有手持面包铲的面包师艾卜·马哈茂德，有山坡上的绵羊，田野里的小兔；还有长胡须的小老鼠。这所有的画全是在迺扎尔的画板上画出来的。

小碧海懂得了喷泉为啥会转动。她不再相信什么魔力了。过去，她只能叫得出生长在山谷里、岩石间和小河边上的各种花草的名字，象樱草花、白头翁、野菊花。而现在，她认

识了好多从未见过的新鲜花草。如郁金香啦，樱桃花啦，还有百合花和紫罗兰。她还知道有关迺扎尔和他在贝鲁特上的美国学校的许多事情。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和谁同屋。不知迺扎尔怕不怕黑暗？她听说迺扎尔



有好多衣服，便惊奇地想，他一下子穿得了那么多衣服吗？她还知道，迺扎尔有一辆小自行车和好几架照相机。这些东西统统放在贝鲁特市内他们家的冬季寓所里。迺扎尔还告诉她，他们家开着一家专卖大型汽车的商店。起初，她还以为汽车商店是卖玩具的，象哈吉·麦卜鲁克卖的玩具一样。她不曾想到一辆大型汽车会象村里最大的商店一样高大。小女孩实在想象不出汽车商店会有多大个儿。

小男孩告诉她，他正学开汽车，开始记住了好多汽车零件的名称。如活塞、汽缸，传动轴。这些名字在小女孩看来简直象雷、电和照相机一样神奇，如吉卜拉伊尔大妈故事里的隐语一样费解。

这些日子，迺扎尔一直不停地教她画画，以热诚的童心告诉她怎样选择画面和配景。当他看到小女友涂抹出来的很糟糕的画面时，平静的笑容从小脸蛋上消失了。然后拿起小

姑娘的手，头挨头，帮她勾出画面的粗线条来。

有一回，迺扎尔到碧海家玩，发现她家的房子既狭窄又阴暗，就问她为什么她家没有漂亮的别墅，象自己家住的别墅一样。小女孩不知如何回答，这正是她百思不解的疑问。是呀，为什么她家没有宽敞的别墅？倘若有的话，她会舒舒服服地睡觉，再不会半夜滚到妈妈和小弟弟的身上去了。为什么自己不能上迺扎尔上的那种学校呢？为什么自己不象他那样有那么多件衣服呢？

在这些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美好的日子里，他们俩天天在一块，坐在花园里，不是画画就是兴高采烈地玩耍。

一天早晨，小碧海提着瓶子去打油。还没等走到哈吉·麦卜鲁克小店就碰上了迺扎尔。小男孩招呼她进花园同他一起玩。小姑娘谢绝了。因为妈妈还在家等她回家做饭。这时，一个妙主意跳进男孩的小脑瓜。他一下子从伙伴手里抢过油瓶子，转身向家里跑去。小女孩立即明白他要干什么，心中惴惴不安。于是冲着他的背影大嚷大叫，要他还回油瓶，可是，迺扎尔已经消失在别墅里了。

小男孩提着满满一瓶油回来了。小碧海不知怎样感谢才好，只是两颊羞得通红。她接过油瓶，吐出一连串稚气的甜蜜的笑声，逃走了。

两个孩子以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其实，迺扎尔的母亲从阳台上已经瞧见儿子把一瓶油递给了小女孩。心中顿时掀起一阵狂怒的浪涛。她猜想，自己的儿子一定经常把家里东西偷出去送给外人。

那天，正当碧海返回花园同迺扎尔一起玩的时候，那个女人象得了神经病似地迈着飞快的脚步冲出别墅。她脸上带

着讥讽的笑，使劲揪住小女孩的肩头，把她一直拖到大街上。女人用恶狠狠的语调拿黑人男仆威吓她。然后悻悻地走进花园，回手把用粗铁条焊成的栅栏门哐啷一声关上了。

当可怜的小女孩发现自己被驱逐到大街上时，才感到那女人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她很奇怪，为什么要把她撵出花园？她没干什么呀？她从未想过要把小手伸向花园里的任何一朵花！小姑娘觉得天旋地转，心里象什么被撕碎似的。从大街到家门口，她整整哭了一路。尽管如此，她不忍恨迺扎尔，而是打心眼里喜欢他。在好友的眼前被人赶走，小女孩为此倍感伤心。要知道，她有一颗幼小而炽热的心灵，一颗懂得友爱的心灵呀！

为了自己的小伙伴，迺扎尔哭了。当他目睹母亲把自己的小女友恶狠狠地拽到大街上时，他恨不得大地立刻张开嘴巴，把他吞噬掉，他哭着问妈妈为啥撵走碧海，妈妈冷漠地回答使他异常诧异。她说那女孩子又穷又脏。小男孩反复琢磨这两个字眼，但什么意思也没悟出来。他实在难以想象，碧海怎会又穷又脏呢？孤独和凄凉紧紧压迫着孩子的心。别墅里一切都变得悄然无声，好似在分担他的忧悒。失掉伙伴的日子多么难熬呀。花园里的花草、秋千，还有画板，一切的一切在他心里都变得可有可无、索然寡味了。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迺扎尔走到碧海家的附近，闷闷不乐地站着。一双浅蓝色大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和忧伤。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小男孩不好意思上前叩门，亲口问候自己的小伙伴。最后，他走到路旁一棵绿荫如盖的冬青树下，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瞧见小碧海和她的爸爸从大路对面走来了。爸爸独自走进了家门，而小女孩却

飞一样地向迺扎尔跑去。小男孩邀她到河边或村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去玩，小姑娘欣然答应了。

两个孩子又如往日一样，在河边上欢天喜地地游玩了。迺扎尔每次出来都带上画具，同小女伴一起画花草、大树和飞鸟。画他们在这片僻静旷野里看到的一切。有一天，他对碧海说：

“来，我给你画张像好吗？”

小男孩开始给她画像了。那双灵巧的小手使小碧海非常羡慕。她想，他大概就是为了画我，才学画画的吧。使小女孩惊奇的是，迺扎尔把她的样子画得维妙维肖。连破连衣裙肩头上绽开的裂缝都画出来了。也就在这一天，小姑娘清楚地意识到，他已发现自己是穷孩子了。虽然如此，他仍然喜欢她。

夏天似乎还没来就过完了。迺扎尔一家随着避暑者的人群离开了山村。两个孩子分手的时候，约好明年夏天再会。迺扎尔把他练习绘画用的全套画具都留给了小女友。

进山消暑的人们已经走空，天气更加寒冷了。小碧海深深尝受到离别的痛苦。她多半是在家中那间小屋里打发光阴的。唯有小伙伴留下的画具能供她消遣，为她释忧，不时给她以安慰。她一直把这些东西珍藏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在漫长的，令人生厌的冬季里，她用大部分时间练习画画，早绘日出，晚画日落，还画了许多山和水。不长时间就画了厚厚的一摞。小女孩特别希望迺扎尔归来时能看到这些画并为之赞赏不已。

冬天眼看过完了。小女孩急切地盼望着夏日的来临。她脑海里闪过一个美好的念头；也给迺扎尔画张像。小女孩仍然

记着他那漂亮的小分头，蓝色短裤和带点的白色衬衣，记着那张漂亮的脸蛋儿和一对闪烁出欢快笑容的浅蓝色眼睛……

冬季最后的几天懒洋洋地过去了。小女孩望穿秋水的日子也一分一秒地走完了。山村里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那逝去的一切都又返回了。然而，小姑娘觉得她又失去了这一切——迺扎尔没有回来。他家去年夏天住的那座别墅已经换上了新的房客。在心中象什么被揉碎一般的痛苦中，她又重新等待着。一分一秒都显得十分漫长。小女孩心如刀绞、坐立不安了。

小姑娘几乎天天坐在村头上，凝眸注视着所有开进山村的汽车。每辆汽车驶来，她都仿佛从车窗外瞧见了迺扎尔脸蛋儿。

她不再专心倾听吉卜拉伊尔大妈讲故事了。而是一天到晚都悲哀地生活在她自己的小小天地里，还不时地浏览一番冬日里画出的一摞画儿。

夏天又过去了。小女孩仍然在村头等候迺扎尔归来。避暑的人们已经开始撤离山村了。冬季从转冷的阳历九月开始降临在大地上，狂风萧萧，卷走了留连在树枝上的枯叶。整个自然界都如同小女孩的内心世界一样，变成了萧条冷落、光秃秃的一片。

一天黄昏时分，她挟着画具和图画向河边走去。走着走着，朦胧觉得心里进出一个声音：“他在河边上，在河边等你呢。”小女孩侧耳谛听着树枝的细语，飞鸟的高啾。所有声音都象是对她说：“快呀，小碧海，他在河边上，在那儿等你呢。”小女孩挟紧将给迺扎尔欣赏的图画，放宽脚步，拼命向前跑去。心里一边想象着他身上穿的带点衬衫和蓝色短裤。